

元代雙色印本《金剛經》相關問題考述

趙飛鵬*

摘要

中國禪宗自六祖惠能以來，就大力提倡《金剛經》的誦讀修持，也因此使得《金剛經》成為民間最受歡迎的經典之一。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雙色印本《金剛經》，是現存年代最早的、也是舉世唯一的一部雙色印本佛經。目前學術界對於此海內孤本雙色印本《金剛經》之研究，集中於其在文獻學、版本學及印刷史上的重要意義，本文則以此經為線索，結合元代禪宗在江南一代的傳播史實，說明此書的出世絕非偶然，而是元代禪宗盛行之下的必然產物。並且找出本經註解者無聞思聰禪師的生平，填補以往研究的空白。進一步並試圖說明此雙色印本《金剛經》的可能來源。本文的研究徑路乃是結合了佛教史與印刷史的觀點，也是文獻學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關鍵詞：元代佛教、禪宗、印刷史、版本學、跨界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A Study on the Double Color Printing *The Diamond Sutra* (金剛經) of the Yuan Dynasty

Chao Fei-P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time Zen Buddhism arrived in China from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 figures have largely promoted the reading and recit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which became a welcomed classic among folk peoples. The Yuan-era manuscript of the *Diamond Sutra* is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is classic we have, and it is the only dual-colored version of this sutra. Although the Yuan Dynasty did not reign for long time, it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culture. In the aspec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the Yuan Dynasty officials placed high importance on Tibetan and Zen Buddhism. It advocated both, therefore forming a phenomenon in which Tibetan Buddhism grasped political power, whereas Zen Buddhism exerte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mmon people's religious life until modern times. In the aspect of the following printing methods, Yuan people continued to enhance the achievement in printing industry of Song people. They even strived for perfection to develop color printing, which is applied in Buddhist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We attempt to combine Buddhism history and printing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observes Buddhism's development from the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Yuan Dynasty Buddhist scripts. On the other hand, we observe how Buddhism affects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Keywords: Yuan Dynasty Buddhism, Zen Buddhism, history of printing, Edition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元代雙色印本《金剛經》相關問題考述^{*}

趙飛鵬

一、前言

臺北國家圖書館（前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古籍善本藏書豐富，主要來源大多是清末民初私人藏書家的舊藏。20 世紀上半葉，正當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沿海各省（包括江南地區）屬於主要戰場，因而受創嚴重。各個私家藏書樓，也因飽受戰亂威脅，或子孫無意典守，或迫於生計無奈，紛紛將藏書懸價求售。當時聞風而來，志在搶購的，不但有日本人、各地舊書商，還有歐美的知名大學圖書館。一時之間，數百年來的古籍善本積藏，頗有盡數飄零異域之虞。因此剛成立不久的中央圖書館（1933 年成立於南京）有鑒於古籍文獻是國家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雖然國難當前，各項經費有限，實不能坐視其燬於戰火或是淪落異邦，必須盡全力搶救。於是在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字慰堂，1898-1990，當時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主持之下，經政府批准，特撥中英庚款之一部分做為購書經費，在抗戰最艱困的兩年（1941、1942）中，先後搜購了貴池劉氏「玉海堂」、廣州莫氏「五十萬卷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鄧氏「風雨樓」、吳興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等眾多藏家之藏書，數量凡一萬五千多部，八萬多冊。到了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這一大批珍貴的圖書文獻，也在風雨飄搖之際，再度被搶救出來，帶到臺灣，得到妥善的保管。¹

^{*} 本文曾宣讀於「元代以來漢蒙的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2011.10.27-28），經過修改後投稿，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得以完善，謹此致謝！

¹ 參考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近代藏書三十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增訂本），頁 235、239；盧錦堂：〈屈故館長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期所蒐購我國東南淪

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收藏之中，有一部非常特殊的佛經，就是元代至正元年（1341）中興路資福寺所刻印的《金剛經》。這部《金剛經》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是現存年代最早的、也是舉世唯一的一部雙色印本佛經。目前學術界對於此海內孤本雙色印本《金剛經》之研究²，集中於其在文獻學及印刷史上的重要意義，現就所知略為回顧：

首先，《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釋家類」之著錄為：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一冊

元·至正元年（1341）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元釋思聰註解。³

版匡高 27.8 公分，每摺寬 12.7 公分，上下單邊朱匡線。每摺五行、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

卷端首行頂格朱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次三行一律低二格墨印「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梁昭明太子加其分目／汝水香山無聞思聰註解」。書中經文一律大字朱印，註文小字墨印。卷首有一朱印佛陀說法圖，卷末有至元六年（1340）跋，及朱印「南無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末有一力士像。

書中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朱文方印、「甘露記」朱文長方印、「慈航記」朱文長方印。⁴

此一善本書志記載之內容較為簡略，主要是版本形態之描述，雖尚稱完整，但有遺漏及錯誤，如原書卷末〈跋〉前尚有「無聞和尚註經圖」一幅；所謂「力士像」應

陷區之古籍最精品），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頁 73-77。

² 案：此經之名稱，據其原書封面題籤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各家著錄引用，亦是延用此名稱。這是依循一般通用之習慣，凡是著錄佛經皆用其原名（全名），除非有注解者、整理者，自訂新的書名，則援用之。本文對此經亦是多用其簡稱《金剛經》，如非必要，不再註出。

³ 案：此經之刊印年代，各家記載均作「至正元年（1341）」，而《中華印刷通史》作「1340（至元 6 年）」，見張樹棟等編：《中華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頁 299。今檢此經原書末之跋文，有云：「至元六年歲在庚辰解制日」，是以《中華印刷通史》當據此定為 1340 年，然而跋後尚有小字注云：「次年正月初一日夜，劉覺廣夢感龍天聚會於刊經所……」，則真正刻印本經時應已是 1341 年，本文即據此為證，定為 1341 年刊本。

⁴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第 3 冊（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頁 187。

為「韋陀護法像」⁵等，亦未能完整呈顯此書之重要價值及學術意義。

昌彼得先生〈元刻朱墨本金剛經題識〉一文，敘述較詳，其文略云：

經摺裝……按此卷係以版三十七塊雕印而成，每版印五半葉，版心記有版次，自第三至第九，而無一、二兩版。由此推考，似此本前後扉畫，原本亦係雕印，殆失去而以手繪補之。……按《元史·地理志》，中興路屬荆湖北道宣慰司，治所即今湖北江陵。又據《江陵縣志》，資福寺在城東南之化港，建於李唐。思聰號無聞，其所註《金剛經》，有明以降《大藏》俱未收，亦未見於著錄，其生平亦無可考。此帙係中央圖書館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購獲於南京，不詳遞藏源流。……無論就字體、紙張、墨色及初印規之，其雕印時代決不晚至十六世紀以後。……今幸賴有此元刻朱墨印本存世，以為實證，而將我國朱墨印書術之起始推前二百餘年。惟就此印本細察研究之，實係一版而先墨後朱，分兩次印成。⁶

昌彼得先生（字瑞卿，1921-2011）為當代版本學名家，本文原為民國 60 年（1971）臺北市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景印「元刻注釋朱墨雙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書前所附題識，對於此經情況之考證，精確詳實，然而亦有所未備，如釋思聰之生平，即未必全無可考，可據他書所載補之。

沈津先生〈關於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文，則針對此經之印刷方式，有所研究，其文云：

此本確為朱墨套印本，而並非一版雙色印本。其為套印本之根據，可見〈妙行無住分第四〉，由右至左朱色大字「第」、「薩」、「施」、「布」、「布」、「不」皆斷版，但夾在中間之小字「菩薩人本心」皆不斷裂。此可說明不是一塊版子，如系一版，那斷裂時，大字、小字應同一起斷裂，而決不可能只斷大字不斷小字。又有數紙清晰地顯示：無論是黑色小字或朱色大字，都是利用小木塊或長方形本塊在一張紙上捺印文字。在紙的上面、中間、下面，往往都有木塊兩頭捺印之痕跡，如第七頁小字雙行「於禪定无有欲心」、「欲想乾枯

⁵ 韋陀，一作韋馱、韋馱天、建馱天等，梵文 Skanda，佛教傳說中的護法神，原出於印度教，後為佛教所吸收，成為寺院、僧侶、居士的守護神，也常印在佛經前後，具有護持正法的意義。參見藍古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 6 冊（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頁 3451。

⁶ 昌彼得：〈元刻朱墨本金剛經題識〉，《增訂蟬庵群書題識》（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頁 224-225。

无想天中」二句，在「於」、「欲」字之上即有壓痕，朱色大字也有如是之跡。這種情況，或許可以推測原已刻就一板，為了區分經文和注釋，請匠人鋸開，然後用朱、墨雙色套印。細審全經，可知印刷時，朱色先而墨色後，如第一三紙「受生欲界名不還果也」內「還」、「也」二字，墨色壓在朱色之上。又〈善現起請分第二〉之「三」大字，後為小字「梵語」，也顯見黑色小字壓於朱色大字之上。⁷

沈津先生（1945-）原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2012年轉任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聘專家，亦是當代古籍版本鑑定之行家。此文較昌先生〈題識〉為詳盡，雙色套印方式之細節也考究明晰。其結論主張兩板先後印刷，固與昌先生所見不同，而對於本經之刊刻來源及註釋內容亦著墨不多，仍可再加以補充。

盧錦堂先生也曾針對此本雙色印本《金剛經》之印刷方式撰寫過相關論文，指出：

經過仔細目驗原件，證實此元刊朱墨印本為兩色同版、分次印刷，其技術較後來閔、凌兩家的套版印刷圖書顯得粗糙，效果復不理想，罕見採用者。但也激起同道中人長期研究改良，終於有了精湛的套版印刷。⁸

盧錦堂先生（1948-）曾擔任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主任，退休後任教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專長於古籍版本鑑定。此文同意昌先生的結論，而與沈津先生的看法截然相反。因職務之便，其文舉證歷歷，且皆為目驗，應較為可信，但同樣的對此一雙色印本《金剛經》的可能淵源未曾論及。

另外凡是印刷史、出版史、版本學甚至版畫史之類的著作⁹，只要談到「中國彩色印本」時，必然都會提及此書，然而敘述仍多集中於外觀或形式的介紹而已。有鑒於此部《金剛經》目前文獻學界研究者尚不多，可深入探討之處亦復不少，為彰

⁷ 沈津：〈關於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5-6。

⁸ 盧錦堂：〈元刊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同版分次印刷考〉，收入編委會：《劉兆祐教授春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頁313-324。

⁹ 如周心慧《中國古版畫史》第五章，討論元代的版畫時，即述及本經之「無聞和尚註經圖」，但將該圖之位置誤作「卷首」，且其所據之資料為日本傳摹的影本，未見原書，故所論多出於推測。見氏著：《中國古版畫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92。

顯古代典籍文化的特殊意趣，以及延續筆者近年來對文獻學跨學科研究的努力，本文嘗試結合佛教史及印刷史之觀點與資料，對此部天壤之間唯一的雙色印本佛教典籍，做一較為完整的考察。

二、元代禪宗之發展與無聞思聰禪師

蒙元起自大漠，征戰四方，拓土無數，然其入主中原僅 89 年（1279-1368）。從文化方面看，元代是中國文化再一次南北大融合的時代；從宗教方面看，元代仍是以佛教為主要宗教，官方尊崇的是藏傳佛教（喇嘛教），民間則延續唐、宋以來的佛教傳統，是以禪宗為主。

蒙古初興，還在大漠建國的年代，由於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名喆，道號重陽子，1113-1169）及其大弟子丘處機（道號長春子，1148-1227）的影響，得到統治者如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太宗（窩闊臺汗，1186-1241）等的信任，道教曾經在當時的宗教發展上取得短暫的優勢。然而隨著蒙古人主中原之勢不斷推進，南北禪宗也逐漸受到重視，加以憲宗（蒙哥汗，1209-1259）崇奉佛教，曾在詔書中云：「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其餘如指。」又云：「今先生（案：指道士）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案：指基督徒）奉彌失訶言得升天，達失蠻（案：指回教徒）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¹⁰使得佛教的地位高於其他宗教。到了世祖（忽必烈汗，1215-1294）至元 18 年（1281），更詔令天下：除了《道德經》以外的其他道教經典全部焚燬。綿延數十年，以全真教徒為首的道教，和以曹洞宗僧人為首的佛教之間的紛爭，至此告一段落。

然而到了至元 25 年（1288），又發生了「教、禪廷辯」之事，世祖召集禪、教（義學）、律三派的代表至大都辯論，禪宗代表為雲峰妙高（1219-1293），義學代表

¹⁰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頁 466、469。

為天臺宗（一說為唯識宗）仙林和尚。廷辯的結果是「使教冠於禪之上」¹¹，朝廷下令將各地禪寺改為「講寺」，形成此後元代政府對漢傳佛教「尊教抑禪」的基本態度。

在元初的釋、道鬥爭中，曹洞宗的禪師們具有重要作用，他們得到喇嘛教和蒙古貴族的支持，加強了北方禪宗和元朝統治者的關係，對禪宗在北方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在「教禪之爭」後，北方禪宗卻受到沉重的打擊，其原有地位逐漸被義學僧取代。相對的南方禪宗因為距離較遠，面對朝廷時又採取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例如婉拒朝廷徵召等，使其做為南方佛教的主體地位，並沒有因為政府的政策而有巨烈的變化。有元一代，凡領於「宣政院」¹²的寺院，概分禪、教、律三宗，其中教者有三，即天臺、華嚴和慈恩三家（慈恩宗之所以特別為元代佛教所重，與藏傳佛教以「法相」為理論基礎，以「因明」為方法論有關）。由於「律」為佛教各派所共遵，所以元代佛教實際上是二分天下，即所謂「南禪北教」。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明、清兩朝。¹³

相對於北方禪宗，元代南方禪宗的情況，則是表現出相當的活力，影響甚廣。元代南方禪宗均屬臨濟宗法脈，分別出自大慧宗杲（1089-1163）與虎丘紹隆（1077-1136）兩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1121-1202）之後，出現了靈隱之善（1152-1235）、北磻居簡（1164-1246）兩支；紹隆的再傳弟子密庵咸傑（1118-1186）之後，出現了松源重岳（1132-1202）和破庵祖先（1136-1211）兩支。¹⁴就整個元代禪宗發展而言，紹隆一系的影響超過宗杲一系，尤其祖先一支，不僅法脈昌盛，而且思想活躍，元代南方禪宗的重要禪師，大都出自這一系，成為元代以後臨濟宗傳承的代表。¹⁵這種情況，形成雙色印本《金剛經》出現於世的重要背景。

11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頁 472。

12 宣政院，初名總制院，是元代中央政府機構之一，至元元年（1264）設立，負責掌管全國佛教事宜並統轄吐蕃（今西藏）地區的軍政事務。至元 25 年（1288），更名為宣政院，與中書省、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並列。參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志》（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影印標點本）卷 87，頁 2193。

13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頁 473。

14 參考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四章，頁 209。

15 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500。

此本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據之底本，係「無聞思聰禪師」的註解本，此本最後有題名「劉覺廣」者所撰之跋文，讚譽其註，文云：

夫優曇獻瑞，普獲馨香；善逝應真，皆蒙解脫。為大事因緣，演教世出世間，決生死，入聖超凡。自悟自證，由是激揚般若靈空，弘闡涅槃大義。無聞老和尚，與蛇畫足，鉢盂安柄，豈免露□針腳，聯綴葛藤；不無顯示鉗鎚，曲垂方便；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把定向上玄關，倒括劫初巴鼻；十六孤園發秀，三十二枝芬芳。註無言處之言，剖微默中之默。握吹毛利，作獅子吼，使不會禪流會禪，未知道者知道。點透拈花示眾，深貴斷臂安心。寥寥不掛纖塵，密密歸根得旨。意天皎潔，性月騰輝；泯絕三心，豁通五眼。所以福超七寶檀施，功越三時捨身。斬新特地乾坤，開闢禪庭；正令金剛圈裡從君躍，栗棘蓬中任意吞！讚法無窮，畧伸管見，後學同志，謹而備焉。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解制日寓中興路潛邑蚌湖市劉覺廣再拜謹跋；荊岑鄧覺富焚香拜書。¹⁶

跋文後又有較小字體註曰：

師在奉甲站資福寺丈室註經，庚辰四月間，忽生靈芝四，莖黃色，紫豔雲蓋。次年正月初一日夜，劉覺廣夢感龍天聚會於刊經所。讚云：

稽首金剛界，大聖法中王；願垂實際處，字字放毫光。

說明了思聰禪師曾駐錫江陵資福寺及其註解《金剛經》的具體時間，跋文前並有「無聞和尚註經圖」一幅，生動刻劃了註經時之種種祥瑞。

關於無聞思聰禪師之生平，此前學者多云無考，然皆因未能詳查佛教資料。今檢《五燈全書》卷 57¹⁷、《續指月錄》卷 7¹⁸、《續燈正統》卷 8¹⁹及《續燈存稿》

¹⁶ 文中所引之《金剛經註》原文為善本書，經摺裝，故無頁數，以下皆同。此段跋文採常見之四六駢體，通篇用禪宗典故，而部分語句意義難通，疑有脫文誤字，姑仍其原文，以俟後考。又：落款之日期「庚辰解制日」即「後至元六年七月十五日」，古代民俗以農曆七月十五日為地官赦罪之日，稱為解制日，又稱中元節。參見宋·吳自牧《夢梁錄》（上海：古典文學社，1956），卷 4「解制日」條，頁 96。

¹⁷ 清·釋超永編：《五燈全書》，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41 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頁 114b。案：《五燈全書》，清·釋超永編，正文 120 卷，目錄 16 卷，所收禪宗人物約七千多人，康熙 32 年（1693）完成後進獻朝廷。

卷 7²⁰等書，均有思聰禪師事蹟之相關記載，可以概知其生平一二。四書所記情節大抵相同，個別字句稍有出入，而《五燈全書》文字較為通順詳明，茲錄《五燈全書》之全文如下：

慈化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

師魯山人。初參獨峰，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這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撈，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得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個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日用中，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個，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便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

¹⁸ 清·聶先編集：《續指月錄》，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43 冊，頁 446b。案：《續指月錄》20 卷，清·聶先編集。此書乃續明·瞿汝稷《指月錄》而作，康熙 19 年（1680）刊本。全書由卷首 1 卷、正文 20 卷、尊宿集 1 卷，三部分組成。

¹⁹ 清·性統編：《續燈正統》，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44 冊，頁 296b。案：《續燈正統》42 卷，清·性統編，康熙 36 年（1697）刊本。性統，號別庵，四川人。此書亦為續《五燈會元》而作，所收人物年代上起南宋之初，下至康熙年間，以臨濟宗為主，故名「正統」。

²⁰ 清·沙門通問：《續燈存稿》，收入編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45 冊，頁 79a。案：《續燈存稿》12 卷，清初沙門通問編，康熙 51 年（1712）間刊本。通問（?-1655），字箬庵，吳江人，此書以華亭施沛居士編輯之原稿為底本，經數年增補而成。

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穎脫。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吞棘栗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卻毗盧頂顛。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這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儘是閑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²¹

這段文字記載所包含的一些重要訊息，解析如下：

- 1、思聰禪師是汝州人（今河南省汝州市），曾參禮獨峰和尚、淮西無能、無方智普等禪師多年，最後從鐵山瓊禪師得法。

案：無聞思聰禪師的籍貫，各種資料所記略有不同，有作「汝水」者（《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據書前題署）；有作「香山」者（《續指月錄》卷7、《續燈正統》卷8）；有作「魯山」者（《五燈全書》卷57）；經檢《元史·地理志》²²、《讀史方輿紀要》²³等書，再比對現行中國行政區劃²⁴，得知元代汝州屬於「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府路南陽府」，其下轄有「梁縣、魯山、郟縣」等三縣。因此「汝州」與「魯山」只是範圍大小不同，做為籍貫而言，意思是相同的。「汝水」則是河流名稱，流經汝州、魯山、郟縣等地，現存該《金剛經》前思聰禪師之署名用「汝水」應是做為「汝州」的代稱。至於「香山」，並非思聰禪師的籍貫，而是指汝州的「香山寺」（現行政區域屬平頂山市），該地因有觀世音菩薩證道於此的傳說而知名，應即是思聰禪師出家之祖庭。

- 2、「入香巖山過夏」的香巖山是指河南鄧州（今河南省南陽市）的「香巖寺」（巖一作巖），原本是唐·一行禪師（673-727）所創的禪院，其後，六祖慧能的法嗣南陽慧忠（675-775）曾住此寺，圓寂後亦葬於此。又，瀋山靈祐（771-853）的法嗣香巖智閑（?-898）也曾住於此寺。

²¹ 清·釋超永編：《五燈全書》，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1冊，頁114b。

²²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九·志第十一·地理二》，頁1403-1405。

²³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51，頁2228-2233。

²⁴ 不著作者：《中國地名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頁240、381。

- 3、「風穴面目」指風穴延沼禪師（896-973），餘杭人，後唐時於汝州風穴山之風穴古寺開法。此處因知思聰禪師是河南人，於是當做話頭，用以勘驗禪師的修行成果。
- 4、「光州」即河南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南朝慧思（515-577）曾於此地之大蘇山傳授禪法。
- 5、「石霜」指石霜山，在今湖南省瀏陽縣，有崇勝寺，以石霜楚圓（986-1039）禪師曾住此而知名。

綜合以上記載內容可知，思聰禪師生平活動範圍及其牽涉到的人物事蹟，不出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這些活動範圍都與禪宗的傳播發展有密切關係。而「近從潭州來」的潭州，其治理區域也包含了湖南及湖北的一部分地區，思聰禪師在湖北江陵資福寺註經，實有其地緣關係之便。

至於無聞思聰禪師註解《金剛經》之事，又可參見清·周克復編纂《歷朝金剛經持驗記》卷下：

元無聞聰禪師，汝水香山人。至元元年辛巳，資福寺無礙長老，請師註解《金剛經》三十二分，時有紫雲覆寺。既畢，法座庭前，連產五色靈芝數本。所註經流通至今。聰師每分註解外，各綴頌語，開人天眼，透金剛山。宜有紫雲瑞芝之應。亦有刻經而板中流出舍利者，皆智慧人，自結智慧果。（出《受持果報》）²⁵

據此可知無聞禪師是受資福寺住持無礙長老之囑託而註《金剛經》，其註經祥瑞之兆當即是根據現存雙色印本《金剛經》所載之狀況而錄入者。又可知其刻本至清代初年猶有流傳，然而此處未說明是否為雙色印本。目前僅存此孤本的原因，推測應是雙色印刷費工費錢，當時此書之印量即不甚多，是以流傳不廣，至明代即已罕見，故後世未見藏書家著錄。

至於鐵山瓊禪師事蹟，亦可略見於《五燈全書》卷 56，全文如下：

²⁵ 清·周克復編：《歷朝金剛經持驗記》，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49 冊，頁 260a。案：周克復，江蘇宜興人，信奉淨土宗之居士，除《金剛經持驗記》外，尚編纂有《法華經持驗記》、《觀世音持驗記》、《華嚴經持驗記》等。

高麗鐵山瓊禪師

師湘潭人。年十八出家，首謁雪岩，屢入室呈解，岩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岩曰：「我欠少個甚麼？」岩打三掌，師設拜，岩然之。謁東岩，岩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岩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曰：「眉間迸出遼天鷗。」高麗國王欽其道德，請至其國，大弘法化。後在袁州慈化示寂，塔於觀音閣後。²⁶

文中之「雪岩」即宋末元初著名禪師雪岩祖欽（1204-1287），福建漳州人，歷主潭州龍興寺、處州佛日寺、湖州光孝寺等。門人知名者極眾，世稱「法窟第一」。鐵山，可能也是湖北的地名，今湖北省黃石市有鐵山區。袁州則是今江西省宜春縣之古名，也與禪宗有密切關係，禪宗「五家七宗」的「楊歧派」即發源於臨近的萍鄉縣楊歧山。慈化寺今尚存，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鐵山瓊禪師得法後，赴高麗傳禪之年代約為1304年（元成宗大德8年）。²⁷

另據《續燈正統》卷8亦有鐵山瓊禪師之相關記載，內容卻有所不同：

澗山異禪師法嗣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 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一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為父母說法始得。」師有省，乃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毬。」無何，巖示寂，往謁東巖。巖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鷗。」復謁蒙山，屢入室呈解。山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山曰：「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山然之。次典首座。冬節秉拂曰：「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裡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眠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向上一路，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後

²⁶ 清·釋超永編：《五燈全書》，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1冊，頁110a。

²⁷ 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第四章，頁260、407。

示寂，塔於觀音閣後。²⁸

與《五燈全書》相較，《續燈正統》所載內容似較為完整，最大的差異是其師承不同，《續燈正統》載鐵山瓊禪師是得法於蒙山德異禪師（1231-?，1290年曾刊印《六祖壇經》，自署：古筠比丘德異）。若果如此，則無聞思聰禪師之法系可上溯至北宋的五祖法演禪師（1024-1104）。又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²⁹卷5、明·釋明河撰《補續高僧傳》³⁰卷12「習禪篇」等書亦有鐵山瓊禪師事蹟，與《五燈全書》之文略同，茲不具引。

現據《續燈正統》及相關資料輾轉推溯，將思聰禪師之師承淵源列為簡表如下³¹：

五祖法演—開福道寧—大為善果—大洪祖證—月林師觀—孤峰德秀—皖山
正凝—蒙山德異—鐵山瓊—香巖思聰

由表列可知，思聰禪師屬「臨濟宗·楊歧系」之傳承，約與中峰明本（1263-1323）³²同時或稍晚，明確生卒年則待考。

事實上，湖北地區從隋唐時期四祖道信（580-651）、五祖弘忍（602-675）先後於黃梅雙峰山建寺（今湖北省黃岡市黃梅縣北16公里），開「東山法門」以來，就是禪宗重要的根據地之一。禪風之盛，斑斑可考。江陵與黃梅又相去不甚遠，聲氣相通，因此無聞思聰禪師當時遊化至此，應邀在資福寺註《金剛經》，實在也是地利人和，事有必然。

²⁸ 清·性統編：《續燈正統》，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4冊，頁295a。

²⁹ 明·釋文琇纂集：《增集續傳燈錄》，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2冊，頁362a。案：《增集續傳燈錄》6卷，明·釋文琇纂集，永樂15年（1417）刊本。文琇（1345-1418），字南石，江蘇崑山人。曾住持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除邊此書外，另有《語錄》1卷行世。《增集續傳燈錄》是明初居頂《續傳燈錄》的增補本，多僅是增加文字記載的內容，人物增補不多。

³⁰ 明·釋明河撰：《補續高僧傳》，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34冊，頁195a。案：《補續高僧傳》26卷，明·釋明河（1588-1640）編，康熙20年（1681）刊本，其所補續之對象為宋·贊寧《宋高僧傳》，所收人物正傳540人，附見72人。

³¹ 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頁497-502、662。

³² 中峰明本，錢塘人，俗姓孫，為元代著名禪師，曾受封為「普應國師」，有「江南古佛」之稱。明本得法於高峰原妙（1238-1295），原妙之年代與德異相近，故思聰與明本亦應同時。又《續指月錄》卷7，將中峰明本排在無聞思聰的前面，亦可做為旁證。

三、《金剛經》之傳播與思聰禪師之註解

《金剛經》全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梵文 *vá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原出於《大般若經》六百卷中的第 577 卷第九分，後世以其足以代表《般若經》之精義，將其抽出單獨流通。³³《金剛經》之漢譯本共存有六種，以第一譯姚秦時代鳩摩羅什（334-413）的譯本流傳最廣。經文原未分段，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將其析為三十二分，各立名稱，後世延用不改。

從教義上講，《金剛經》是《般若經》的一種，因此其思想是屬於「性空唯名」系的（又稱為「空宗」、「性宗」）³⁴，《金剛經》的主要成就在於所謂「蕩相遣執」——破除對事物表相的迷思與執著。《金剛經》在中國佛教，從羅什譯本問世後，就一直受到普遍的重視，然而《金剛經》真正徹底融入中國人的信仰世界，卻是在唐代禪宗大盛之後。

中國禪宗的正式成立，是從六祖惠能（638-713）開始的。惠能的禪法，最大的特點也是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結合了「中觀般若」與「真常唯心」兩大系統的思想，建立其「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一悟即至佛地」（《壇經·般若品》）的直觀禪法。同時將「禪」從修「禪定」的本質轉向開「智慧」（般若）的方向。雖然在五祖弘忍的時代，已經開始提倡及講說《金剛經》，如《六祖壇經》所載：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蕪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³⁵

但是惠能與《金剛經》的關係確是更為密切。六祖本人是從聽聞《金剛經》而徹悟的，因而在面對佛教經典的態度上，六祖惠能又特別強調《金剛經》的重要，如云：

³³ 《大般若經》全本為唐·玄奘（602-664）於 663 年所譯出，唐代以前僅有其中部分流傳於世。

³⁴ 臺灣當代佛教高僧印順法師（1906-2005）將大乘佛教思想判為三大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參見氏著：《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5），第一章〈印度佛教流變概觀〉，頁 6-7。

³⁵ 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行由品》（臺北：天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頁 4 前。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³⁶

從六祖以後，《金剛經》即成為禪宗的象徵性經典，可以說除了《六祖壇經》之外，禪宗最重視的就是《金剛經》。而禪宗以外，其他宗派的許多佛教高僧大德，也都經常開講《金剛經》，或者書寫《金剛經》中的字句，尤其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二句，最為世人熟知。《金剛經》歷代的註釋書，數量之多更是其他經典所難以比擬的。依據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書所收，此經之註釋書共有六十八種，數量居所有佛經註釋書之冠。³⁷雖然元代禪宗仍很興盛，若從此六十八種書目來看，元代注解《金剛經》的卻只有一部由居士徐行善所撰《金剛經科釋》，收在《已續藏》第38冊，而無聞思聰禪師的注解，是元代僧眾所註唯一的一部，卻不見於著錄，如果不是隨著這一部雙色印本《金剛經》傳存至今，則思聰禪師註經的一片苦心，將永遠無法得知了。

從思聰禪師的註語來看，除名詞注解、句義闡釋之外，其特色是謹守禪宗的立場，以禪語解經。如〈善現起（案：起當作啟）請分〉「希有世尊」句下註云：

諸佛應世，從正至偏，從空入有，清淨本覺，圓明妙智，普應群機，如月在天影分眾水。如來未措一言，須菩提讚歎希有，見个什麼？具眼者看！同道方知。

「見个什麼？具眼者看！」就是典型的禪宗語言。思聰禪師之注解還有一較為特殊之處，就是三十二分每一「分」標題之下都有一首偈頌，概括其思想義理，可說是繼承了宋代以來禪宗以頌古、拈古的方式說禪的「文字禪」傳統。³⁸由於此經屬於國寶，一般難以見到，茲將各分之偈頌詳載如下，以供參考：

法會因由分第一

³⁶ 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般若品》，頁29前。

³⁷ 藍吉富：〈金剛經與中國佛教〉，《聽雨僧廬佛學雜集》（臺北：現代禪出版社，2003），頁423-441。

³⁸ 關於「文字禪」的定義與分類，參見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31-42。

頌曰：聖凡同聚給孤園，似月如星共一天；持鉢著衣弘聖化，人人盡是火中蓮。

善現啟請分第二

頌曰：解空特地播風雲，九曲難穿問至尊；兩鏡光含千古意，珠璣瀉出顯家門。

大乘正宗分第三

頌曰：大乘境界盡含容，凡聖元來事一同；掃盡微塵生死念，依然面目舊家風。

妙行無住分第四

頌曰：透過聲香色是誰？投身飼虎自家為；精金百鍊雖光彩，且不重添眼上眉。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頌曰：悟處分明見得真，鏡中面目自家身；莫言諸相都拈却，只是如今箇主人。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頌曰：正信之人骨有靈，心如果日洞然明；眼空不見黃金貴，面壁忘機海晏清。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頌曰：識破娘生無所得，虛空那話是和非；炳然一句威音外，雲去雲來天不移。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頌曰：百千妙義佛諸祖，盡在毫端一密中；七寶三千非比喻，此心包納太虛空。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頌曰：一相本來元不有，明珠鑽透兩頭空；要知四果安身處，鏡破形忘那有蹤。

莊嚴淨土分第十

頌曰：家破人亡國已空，更無南北與西東；寥寥晴際霜天夜，纔有微雲便不同。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頌曰：恒沙世界布金田，雖福無涯未倒邊；端的悟明心地處，片雲不掛是青天。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頌曰：見物思人暗斷腸，聞經覩相好心傷；靈山一會如同在，持者隨方是道場。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頌曰：求法如求鎮海珠，九重淵底見真渠；丹青國手難描出，更欲安名便不如。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頌曰：冷灰豆爆口難開，脫盡皮膚骨出來；瓦解冰消藏不得，夜深明月上樓臺。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頌曰：三時布施福難量，不似持經功德強；任你捨身塵數劫，娘生面目在何方？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頌曰：業猶心造心猶誰？心罪當知誰所為；直下罪忘心滅處，覺天心月燦光輝。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頌曰：未得心空向外求，自從識得冷啾啾；大千沙界元非有，念念教人萬事休。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頌曰：人法俱忘水月秋，更無纖粟掛心頭；飢時喫飯困來卧，綠水青山一目收。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頌曰：寶施無邊豈性同，何如見道脫凡籠？打開自己光明藏，盡在毛端一化中。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頌曰：法身體若太虛空，萬象難教混一同；花笑鳥啼瞞不得，難將制眼著邪中。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頌曰：生前一言是如何？開口分明磋過他；佛祖舌頭都坐斷，啞人食蜜笑呵呵。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頌曰：火裏尋冰謾自求，敲冰取火更無由；十虛縱汝爭拈得，兩眼雙空當下休。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頌曰：但自芻蕘無垢穢，任他長短是和非；眼中著沙耳盛水，妙行如如同道知。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頌曰：福智無邊豈度量？人天路上福為強；要離生死超三界，惟誦金剛出世方。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頌曰：自性眾生自性度，癡人覓佛外邊求；可憐拾翠拈紅客，空在閻浮數日頭。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頌曰：三十二相黃金殿，八十隨形瓔珞衣；覷破如來真面目，元將黃葉止嬰啼。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頌曰：這點靈光互古今，幾回高顯幾回沉；驀然摸著衣中寶，呀地一聲更不尋。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頌曰：寶聚恒沙世界中，一毫不受樂心中；觀春萬卉青紅紫，俄頃崢嶸不見蹤。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頌曰：坐卧經行脚自擡，登山涉水渾塵埃；看他下足分明處，踏碎虛空無去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頌曰：一念未興相已成，如臨寶鏡兩分明；翻身踏碎初心月，相理元空擺手行。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頌曰：一擊心空忘所知，朗然聲色外威儀；灰飛煙滅心何在？四見纔興卻是迷。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頌曰：世界阿僧轉法輪，微塵剝土微塵身；誰家底事婆心切，爐鞴門開煨夢人。

〈應化非真分〉之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每句偈後又有一頌：

頌曰：識破娘生幻化身，黃金碧玉眼中塵；心休賴對青霄月，壺內風光別一春。

頌曰：三界空華實可悲，泛身塵數未知誰？現淹生死洪波內，猶自癡心競卵危。

頌曰：命若夕陽倏忽間，漚光影裡百年難；身如曉露雲中電，安可不忙心放閒。

頌曰：行到水窮山盡處，大千春色一浮漚；重重拂盡重重現，莫道瞿曇弄舌頭。

所以全書共有 36 首詩偈。

除此之外，經文之註解亦時常運用詩句、駢儷語，如〈妙行無住分〉「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句下註云：「如是捨一切諸煩惱，為真布施，得一切解脫，得一切智也。惟求成佛尔。荊棘林中下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又如〈如理實見分〉「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句下註云：「渠無相貌，何處求形？擬心逐向，白雲萬里。夢宅點出無生性，雲月行空不見蹤。」等，凡此皆可證明前述思聰禪師「下語作頌，都無滯礙」之事實。

至於無聞思聰禪師此部《金剛經》注解在佛教教義、佛經注釋方面的貢獻與意義，以非本文重點並限於篇幅，筆者擬將另撰專文探討。

四、元代之出版事業與資福寺之刻經

從印刷史來看，元代自從在大漠立國起，即頗為注重文化及出版事業，印書甚多，如蒙古乃馬真后 3 年（1244）刻《道藏》、定宗 2 年（1247）刻《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集註》、定宗 4 年（1251）平水晦明軒刻《重刻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憲宗 3 年（1253）平水晦明軒刻《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憲宗 6 年（1256）趙衍刻《李賀歌詩篇》等。³⁹入主中原之後，其雕板印刷更繼承了宋代的基礎而有所進展。在印書機構方面，中央有興文署、國子監、太醫院等，地方則以各路衙門、學校所刻之書為多，著名的如大德 9 年（1305）所謂「九路本十七史」⁴⁰。另一個重要的刻書機構是遍佈各地的書院，元代因儒學教育集中於書院，故書院刻書，較之唐、宋，尤為發達，而且刻印俱精，很受藏書家重視。著名的如：東山書院《六臣注文選》（大德 3 年，1299）、圓沙書院《廣韻》《玉篇》（泰定 2 年，1325）、西湖書院《文獻通考》（泰定 4 年，1327）、梅溪書院《皇元風雅》（後至元 3 年，1337）、武溪書院《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泰定 3 年，1326）等。

至於坊肆刻書（民間書商），比之前代，不遑多讓，除了宋代出版業已經很發達的地區，如浙江、福建仍沿續未替之外，由於元廷政治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的出版印刷也隨之興起，且有超過南方之勢。例如山西平陽（平水），原屬金國統治範圍，經濟較為平穩，蒙古滅金後（蒙古太宗 8 年，1236），設「經籍所」於此，編印經史，從而帶動平陽的出版業。較著名者如：張氏晦明軒《資治通鑑》（憲宗 5 年，1255）、平陽府梁宅《論語註疏》（元貞 2 年，1296）、平水曹氏進德齋《巾箱本爾雅郭注》（大德 3 年，1299）、平水許宅《重修政和經史類證備用本草》（大德 10 年，1306）、平水中和軒王宅《禮部韻略》（大德 10 年，1306）、平水高昂霄堂《河汾諸老詩集》（皇慶 2 年，1313）等。福建地區的出版業仍以建安、建陽兩地最為集中，

³⁹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第 1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頁 50-55。

⁴⁰ 此「九路本十七史」，是指江東建康道下轄的九路，事實上參與刻印的僅有七路，即寧國路、太平路、瑞州路、建康路、池州路、信州路、集慶路等，十七史也僅刻了十三種。參見李致忠主編：《中國出版通史·宋遼西夏金元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頁 375。

其中又以建安余氏「勤有堂」、余氏「雙桂堂」、建陽劉氏「翠岩精舍」、劉氏「日新堂」、虞氏「務本堂」、鄭氏「宗文堂」等印書最多，最為知名。建陽另有「麻沙坊」亦為書業發達之處，其所印行之書稱為「麻沙本」，在宋代就以品質低劣為士人所詬，入元後情況依然，故印行書籍雖多，往往被藏家視為「宋本中的下駟」。⁴¹

元代佛教寺院對於經書的印刷出版也很盛行，其數量甚至超過宋代。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藏經》的雕印。由於宋末的兵燹，造成福州所刻的《思溪藏》受到嚴重破壞，至元 14 年（1277）起，由杭州路白雲宗普寧寺擔當主要責任，重新雕印《大藏經》，到了至元 27 年（1290）完成，是為《普寧藏》。因其得到政府的支持，刻印質量俱佳，現存完整版本亦較多。另外南宋孝宗年間創建的平江府（江蘇吳縣）磧砂延聖禪院，也有雕印藏經之舉，因戰亂曾暫停印刷工作，至元 24 年（1287）始繼續刊印，全藏於延祐 2 年（1315）刊印完畢，稱為《磧砂藏》，其版式亦與《思溪藏》相同。⁴²

元代各地寺院、僧人刻印書籍的也不少，寺院如：京兆府龍興院（蒙古憲宗 6 年〔1256〕刊《大方廣佛華嚴經》）、建陽報恩萬壽堂（延祐 2 年〔1315〕刊《大寶積經》）、湖州禪幽庵（延祐 3 年〔1316〕刊《景德傳燈錄》）、平江路幻住庵（至正 4 年〔1344〕刊《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姑蘇獅子林（至正間刊《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等。僧眾如：釋苾芻（延祐 3 年〔1316〕刊《景德傳燈錄》）、釋明瑞（元統 3 年〔1335〕刊《天目中峰和尚廣錄》）、釋明悟（後至元 2 年〔1336〕刊《梵網經菩薩戒品》）、大明寺釋海島（至正 2 年〔1342〕刊《四家頌古集》）、釋念常（至正 7 年〔1347〕刊《歷代佛祖通載》）、釋慧欽（至正 23 年〔1363〕刊《緇門警訓》）、全吉祥（元末刊《北山錄》、《註解隨函》）等。⁴³大致而言，元代寺院僧眾刻書之地域分布，與當時出版業集中地區是相符合的。

⁴¹ 李致忠主編：《中國出版通史·宋遼西夏金元卷》，頁 402-416；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285-291。

⁴² 參見〔日〕小川貫弑：《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第十二章，收入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25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頁 75-81；李富華、何梅同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第八章，頁 316-323。

⁴³ 參見拙作：〈現存歷代寺院僧眾刊書目錄初輯〉，《圖書文獻學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5），頁 309-318。

至於湖北，雖然不屬於出版業集中地區，但就現存之印刷品觀察，當宋、元之際也應有相對發達的出版業，如宋紹興 18 年（1148）荊湖北路安撫使司刻《建康實錄》、宋淳熙 5 年（1178）王崧刻《竇氏連珠集》、宋淳熙 11 年（1184）鄂州公文紙印本《花間集》、宋嘉定 9 年（1216）興國軍刻《春秋經傳集解》、宋寶祐 3 年（1255）江陵府李安刻《大方廣佛華嚴經》等。⁴⁴

根據此「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最後，有「劉覺廣」者所撰之跋文，題曰：「至元六年歲在庚辰解制日寓中興路潛邑蚌湖市劉覺廣再拜謹跋」，考元代的地方行政區畫分，「中興路」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管轄，相當於今湖北省江陵縣。下轄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潛江、監利等七縣。⁴⁵劉〈跋〉中的「潛邑」當即潛江，「蚌湖市」雖未見記載，但至今湖北省漢川市仍有蚌湖鎮之地名。

再據前文所述考察，元代湖北江陵地區似並未以雕板印刷知名，則此雙色印本《金剛經》亦不應憑空出現，其何以會在資福寺刻印出版？是否有其他因素？值得進一步推敲研究。本文〈前言〉所引沈津先生之文曾指出：

據乾隆《江陵縣志》，資福寺在江陵城東南之化港，始建於唐代，應是一座規模不大的寺廟。昔之著錄皆作：「元至元六年中興路資福寺刻朱墨套印本」，蓋以劉覺廣〈跋〉後之小字：「師在奉甲站資福寺丈室註經」，為資福寺所刻之據，除此之外，再無確證。案：此僅云釋無聞在資福寺注經，並未云在資福寺刻經，「注」、「刻」為不同之概念，不容混淆。劉覺廣當是篤信佛教之居士，其「刊經所」，即在江陵。故此經之版本似應作「元至正元年劉覺廣江陵刻經所刻朱墨套印本」為妥。⁴⁶

沈津先生之質疑甚為合理，江陵市資福寺之建築至今仍保存一部分，未見有刻書之遺跡。然則此經之刻印地點或來源，似尚可另尋證據。

從彩色印刷出現的年代來看，1974 年，文物工作者在整建山西省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時，在塔內的釋迦牟尼佛像腹中，發現了遼代所刻的《契丹藏》12 卷，同時還

⁴⁴ 江凌：〈試論兩湖地區的印刷業〉，《北京印刷學院學報》16：6（2008.12），頁 21-22。

⁴⁵ 明·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二》，卷 59，頁 1417。

⁴⁶ 沈津：〈關於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頁 6-7。

找到三幅彩色印刷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像」，據專家考證，其印刷時代約在遼聖宗統和年間（983-1011），乃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彩色印刷單張畫頁。⁴⁷山西應縣與平陽在同一區域，如前所述，平陽自元代初期即是印刷業發達的地區，而在此前二百餘年，應縣已經出現了彩色印刷技術，則平陽的出版商理應也會知道彩色套印的方法，而加以應用。據此，中興路雙色印本《金剛經》的雕印有兩種可能：一是北方的工匠或出版商將這個印刷方法傳到了湖北江陵；或是資福寺聘請平陽的刻字工匠，到當地刻印。著名印刷史學者張秀民先生（1908-2006）曾指出：宋代的雕板刻工，時常有遠離家鄉，到外地工作，且到處流動的現象。例如發明膠泥活字印刷的北宋布衣畢昇，原籍是湖北省英山縣，後來外出到杭州工作，因擔任刻工，從而發明活字印刷。⁴⁸同理可證，元代刻字工人亦應有同樣情況。另一可能是資福寺之僧眾居士將《金剛經》註本的原稿送到平陽雕印出版。據前引劉覺廣跋文有「夢感龍天聚會於刊經所」云云，則以第一種可能性較大，劉覺廣即是主持刻印此《金剛經》註本實際事務的人。又前引沈津先生之文，主張此經版本應作「劉覺廣江陵刻經所刻朱墨套印本」，筆者認為「刊經所」是「刊經之處所」的簡稱，不是一個專門名詞。所以此套色印本《金剛經》之版本項應可寫為：「元至正元年中興路資福寺劉覺廣刻朱墨雙色印本」。

或許只憑此一單文孤證，要做出判斷，證據力稍嫌薄弱，然而只可惜目前所發現這一類的印刷成品太少，相關資料也不足，要詳細明瞭彩色印刷之發展情況，實有相當困難。本文為求謹慎，僅以此雙色印本《金剛經》註解本為線索，嘗試做出合理推論，提供學界參考。

⁴⁷ 李致忠主編：《中國出版通史·宋遼西夏金元卷》，頁 215。

⁴⁸ 張秀民：〈略論宋代的刻工〉，收入編委會：《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6），頁 52；張培華、張子謙：〈畢昇籍貫及其發明活字印刷地點初探〉，收入編委會：《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51-254。

五、結論

依據佛法「緣起」的觀點來看，任何事物都不會是孤立呈現的，其背後必然有其形成的種種條件，所謂「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集世間」⁴⁹，元代中興路刊印的雙色印本《金剛經》，也同樣是在各種條件的依持聚合之下產生的。本文研究指出：首先是元代南方禪宗的綿延不絕，造就無聞思聰禪師其人，湖北更是禪宗根據地，形成雙色印本《金剛經》的「知識基礎」。其次是雕板印刷在唐、宋的基礎上向前推進，北宋末即在北方山西地區發明了彩色印刷技術，使雙色印本《金剛經》具備了「技術基礎」。結合這兩種因素，可知此經之出現於世絕非偶然。

從此雙色印本《金剛經》還可以再次印證中國佛教徒勇於運用新技術來傳播佛法、影響社會文化的努力。例如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初期的佛像、咒語⁵⁰；再如現存有明確刻印年代的書籍則是唐懿宗咸通 9 年（868）王玠出資刻印的《金剛經》，與雙色印本《金剛經》的存世恰恰成為一對珍貴的雙璧，而佛教徒在推動佛法傳播時的無限活力與機敏，也躍然呈現於我人眼前！

2009 年，國家圖書館為開拓國際交流，特將此海內孤本雙色套印《金剛經》再次照相影印 100 部，做為與世界各大圖書館交換珍藏的禮物。前館長顧敏所撰〈跋〉語，指出此經具有四項價值：

- 1、鑒賞價值：融文字、圖像為一體，翻閱捧讀之際，字體端莊秀麗，色彩朱墨分明。燦爛奪目，愉悅心靈，使人不忍釋卷。
- 2、版本價值：此經為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比歐洲第一部帶色印刷的德國《梅因茲聖經詩篇》早了一百一十六年。⁵¹

⁴⁹ 不著譯者：《雜阿含經》卷第 2、第 53 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頁 12 下。

⁵⁰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191。

⁵¹ 這是指西元 1450 年左右，古騰堡（Johannes G.Gutenberg）在德國美因茲（Mainz）以活字印刷出版的「四十二行聖經」，其中亦有採用紅、黑兩種墨水。此處是以古騰堡聖經出版之最後下限年代 1457 為計算基礎。參考〔德〕約翰·曼（John Man）撰，樂為良譯：《古騰堡革命（The Gutenberg Revolution）》（臺北：商周出版，2004），頁 110-121。

3、文化價值：《金剛經》不僅是進入六百卷大般若經的導覽，而且是千年來探討及注疏最多、影響深遠的經典之一。經中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更啟發了六祖慧能創立禪宗的契機，使《金剛經》為中國禪宗開啟了歷久不衰的黃金時代。

4、修持價值：發菩提心、安住真心、降伏妄心的道理均在此經中，以期破除「我執、法執」，而又不著「空執」的境界。其方法即為透過《金剛經》的「文字般若」，運用「觀照般若」，去體證「實相般若」的妙用及境界。⁵²

顧氏所舉，前兩項屬雙色印本《金剛經》在文獻學上的價值，後兩項則屬《金剛經》在佛教禪學修行上的價值。而經由本文的闡述，可以了解此雙色印本《金剛經》不但是存世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彩色印刷佛經，也是元代禪宗唯一的一部《金剛經》註解，因此可以說本經除了上述四項價值外，還具有禪宗史研究、文獻傳播史研究的價值！

⁵² 國家圖書館景印之《元刊朱墨印本金剛經》為非賣品，坊間並無銷售，此處所引為筆者至國圖善本室借閱其景印本時節錄者。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宋·吳自牧：《夢梁錄》，上海：古典文學社，1956。
- 元·釋念常撰：《歷代佛祖通載》，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 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影印標點本。
- 明·釋明河編：《補續高僧傳》，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34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明·釋文琇纂集：《增集續傳燈錄》，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2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 清·釋超永編：《五燈全書》，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1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清·聶先編集：《續指月錄》，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3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清·性統編：《續燈正統》，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4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清·沙門通問編：《續燈存稿》，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5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清·周克復編：《金剛經持驗記》，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149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 不著譯者：《雜阿含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臺北：天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

- 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編委會：《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6。
-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 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5。
- 江凌：〈試論兩湖地區的印刷業〉，《北京印刷學院學報》16：6（2008.12），頁21-26。
- 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李致忠主編：《中國出版通史·宋遼西夏金元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 李富華、何梅同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 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周心慧：《中國古版畫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屈萬里初稿，昌彼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
- 昌彼得：《增訂蟬庵群書題識》，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
-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張樹棟等編：《中華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
- 趙飛鵬：《圖書文獻學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5。
- 劉兆祐教授春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編委會：《劉兆祐教授春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
-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
- 藍吉富：《聽雨僧廬佛學雜集》，臺北：現代禪出版社，2003。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增訂本。

不著作者：《中國地名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

〔日〕小川貫式：《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收入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25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

〔德〕約翰·曼撰，樂為良譯：《古騰堡革命（*The Gutenberg Revolution*）》，臺北：商周出版，2004。